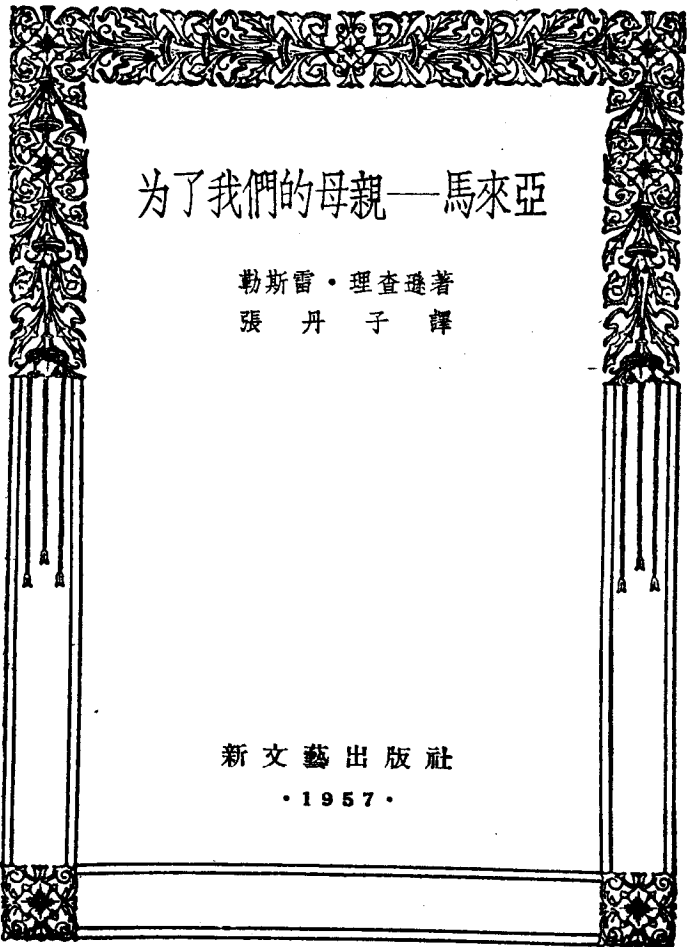


勒斯雷·理查遜著

1643
为了我们的母亲——馬來亞

新文藝出版社



为了我們的母親——馬來亞

勒斯雷·理查遜著

張丹子譯

新文藝出版社

• 1957 •

Lesley Richardson
For Our Mother Malaya

根據 Lawrence and Wishart Ltd., London 1954 年版本譯

为了我們的母親——馬來亞

勒斯雷·理查遜著

張丹子譯

*

新文藝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康平路155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11號

華文印刷局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書號 1315

開本 787×1092 耗 1/32 印張 4 5/8 字數 92,000

1957年4月第1版

1957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數 1—4,000 定價(7) 0.40 元

內 容 提 要

本劇描寫了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，英國帝國主義者背信弄義，卷土重來，對馬來亞人民實行恢復奴役的統治制度；但馬來亞人民在馬來亞共產黨領導下，終於起來進行鬥爭。

它通過了對馬來亞共產黨員和人民大眾中的骨幹分子的描寫，表現了馬來亞人民的不可戰勝的力量。

統一書号：10078 · 1315

定价：0.40 元

CAC 88/12

第一幕

第一場——新加坡街道，一九四一年十二月。

第二場——新加坡一所歐洲人俱樂部，同日傍晚。

第三場——新加坡街道，一九四二年一月。

第二幕

第一場——馬來亞叢林，一九四二年年中。

第二場——同上，一九四三年某日夜間。

第三幕

第一場——在新加坡某間屋子里，一九四四年某日傍晚。

第二場——歐洲人俱樂部，一九四五年九月。

第四幕

第一場——歐洲人俱樂部，一九四八年六月。

第二場——叢林，一九五二年。

人 物

〔依出場先后序〕

阿馬——馬來農民。

蔡林——中國工人。

秀岳——中國老大娘。

卡媽娜——印度女人。

密沙——馬來男孩，阿馬的孫子。

奇因——密沙的姊姊。

璐巴雅——密沙和奇因的母親。

王水——中國工人。

孫德那——印度工人。

費立浦——英國農場主。

侃戴爾——馬來亞殖民政府的英國高級官員。

來金——中國買辦。

馬吉——馬來工人，阿馬的兒子。

張恩——中國人，共產黨員。

阿明——中國人，文官。

賚士——學生，阿明的弟弟。

中村——日本人。

印度警察。

英國陸軍少將。

蘇謀——英國新聞記者。

司格地——殖民政府英國官員。

英國空軍少校。

英國海軍中校。

英國陸軍上校(後來升陸軍少將)阿諾德。

依禮奧脫——在馬來亞考察勞工問題的。

賚士的母親。

英國陸軍少校。

麥繆娜——馬來女人，農民。

阿李——村長。

哈密德——馬來農民。

海山——馬來農民。

英國陸軍少校(後來升陸軍中校)克利蒙——英國情報員。

英國陸軍少校丹尼——英國軍醫官，服役于馬來亞人民抗日軍。

英國陸軍上校格來漢——服役于東南亞軍團。

玉奇——中國人，賚士的鄰居。

秘書。

雷諾——馬來亞政府英國官員。

中國侍者。

畢爾·勃臘克——英國兵。

英國軍官。

英國兵。

霍金——英國兵。

新加坡男人，女人，孩子。

歐洲人俱樂部里的僕役。

警察。

新加坡英國僑民。

村民。

馬來亞人民抗日軍戰士。

森林村中的偵察兵。

英國軍曹、士兵。

前英國軍隊里一個馬來士兵。

前英國軍隊里一個印度士兵。

日本士兵。

美軍陸軍上校。

第一幕

第一場

——新加坡街道，一九四一年十二月。

一条既富于色彩，而又邈邈不堪的街道，从观众前通达后台，这条街道被另一条从左到右的狭窄街道横断交叉着。街道远处，兩排店鋪房屋中間，有着一道拱門，拱門远处，有一座碼頭，蔚藍的天空，和參差不齊的船只，隱約可見。

前景是一乘台阶，假定可以登到右首上面一条街道；旁边有着一条狭窄的小巷。

这条街道滿眼都是迎街開設的，小規模而不像样的店鋪，和一些位于上边的住屋，住屋的窗戶都是寬闊而沒有鑲嵌玻璃的。店鋪門前，上面都撐着搖搖晃晃的遮陽，使街道的下部分現着几乎是像在屋子裡面的光景；随处都張挂着中國字的招牌。这些店鋪，里里外外堆積着不像是陈列出來的雜貨，它們都远向街道突出：柳条籃子（有些挂着，有些堆着），洋鉄壺，洋鉄鍋，紙傘，以及一袋袋各种各样的干貨食品（袋口敞着，袋里的东西成圓錐形地堆着）。其中也許有一片裁縫店，一架老式的脚踏縫紉机突出在街道外面。

店鋪的伙計，以中國人占主要地位，在店門口有的坐着，有的站着。窗戶上面，晾着洗过的衣服，有些窗戶上，女人們伸出头來，有的在想吸一吸从港口吹過來的新鮮空气，有的在跟鄰居閑扯。

前景左边，一个皮匠坐在他的攤子旁边，攤子四周圍都是些鞋子，工具和材料。街道右边，台階旁边，是一片水果鋪子，这鋪子外厢，在那些菠蘿蜜，香蕉，椰子，和碩大而像釘子似的留連果中間，坐着秀岳，她是一个六十歲上下的中國女人，但她那憔悴而起皺的臉顯得她更加蒼老些。在台階上，一个挑担子的理髮匠正在給人刮臉。靠着台階坐着一个在賣干魚的女人。

阿馬，一个馬來人，拄着拐杖跟那皮匠站着聊天。阿馬是个上了年紀的庄稼漢，有着一种恬淡而悲觀的神情。他一輩子茹苦含辛，老來窮愁潦倒，只落得个对公道和眞理的絕望；可是他知道，他跟一般人比起來还較胜一筹，因此，他很自負。他穿了一身棉質的衫褲，戴了一頂破旧的黑色天鵝絨的“宋高”，类似苏格蘭高地男人戴的小帽，衣服虽干淨，但很粗陋。

行人熙來攘往。大都是中國人——女的穿着長褲和短衫，男的穿着短褲和外套，戴着寬闊的圓錐形的帽子；此外还有穿着圍裙和寬大外套，光着脚，或套着沒有后跟的鞋子的馬來女人；馬來男人都穿着棉質的衫褲；偶尔也有个身披沙丽的印度女人，或穿着短褲，包着头巾的印度男人。嬰兒都背在母親身上，或用背帶背着。兩個工人用竹杆扛着一只沉重的貨箱，从碼頭上穿过拱門走來。他們朝这条街道走下來，沿着小巷漸漸不見了。

这天傍晚，白晝的暑气仍然重甸甸地压着这市鎮的人烟稠密之区；街上相当恬靜，只有起重机的低沉的声音，和偶尔从港口傳過來的汽笛声，此外另有一种令人开始几乎不很注意、好像是远处騒动的声音，这声音依稀难辨地來自这市鎮的右边的什么地方。

和这暗淡沉悶占优势的气氛相对比的，是两个正在这儿那儿追逐着、欢笑着，在玩捉迷藏的馬來孩子，一个叫密沙（男孩），一个叫奇因（女孩）。男孩子十歲，女孩子十一歲；他頑皮，不受抑制，而她在不玩耍的时候，却莊重而善体人意。密沙穿着一件短外套，

和一条寬大、直条的短褲；奇因穿着一身小型的跟一般女人一模一样的服裝。她那黑頭髮打着辮子，在一只耳朵背后插着一朵花兒。他們向街上跑过去了。

蔡林，一个四十歲左右的中國工人，倔强而富于理智，正从台階上走下來，年老的庄稼漢阿馬回过身來对他講話。

阿馬 哪兒來的这陣鬧声？

蔡林 动員廣場。那兒真是人山人海！

阿馬 这么說，就是我兒子跑去的地方。他們跑到那兒去，是不会受欢迎的。

蔡林 还有什么別处可去呢？他們都在嚷着要服役！

〔買水果的中國老大娘秀岳，站起來走到台階上去留神听着远处傳來的呼喊声。阿馬和蔡林也站在那里听着。其他的人也都聚攏來听着。两个孩子又出現了，在这些人四周追逐着。奇因在追密沙。她把那朵花朝他扔过去。〕

〔一个印度女人卡媽娜走下街來。她服裝的質料比別人的講究，一眼就看出她是屬於中產階級的；她那举止表情都顯示出她天性温存順从。她說起話來总帶点謹慎提防、叫人听來很安心的样兒，并且生性有跟孩子們說話的習慣，因为她是一个英語学校的教师。她受过英國教会学校的教育，这，对她的整个人生觀就起了决定性的作用。〕

〔密沙迅速回过頭跑，差一点撞到她身上。〕

密沙 （停住脚，咧着嘴，很可愛地笑一笑）哦 唷！——我沒有看見你！

奇因 对待老师，这样講話就算了嗎？

密沙 对不起。

〔卡媽娜對他微笑；開始踏上台階；聽見遠處的人聲，遲疑了一下；

回過頭，探詢地對着她下面左近的一些人望著。

密沙 （對奇因）他們在看什麼呀？

奇因 他們又不在看，他們是在聽。你听！

〔大家都在側耳傾聽的時候，這喧嚷聲聽得更清楚了。密沙奔向台階；奇因也飛快地跟在後面。

密沙 那是什麼聲音，爺爺，什麼事兒？

阿馬 還不是一班年輕人：他們在要求武裝。

秀岳 他們是應該要求武裝的。本來嘛，把他們動員了起來，又要打發他們回家，這怎麼成？

皮匠 政府衙門在動什麼腦筋？難道他們看不出，日本鬼子存心打過來嗎？

蔡林 瞧我們，既沒有訓練過，又沒有武裝！

賣魚的 我們大家都可以出點力啊！干嗎他們不允許我們？

蔡林 他們關照我們：“要鎮靜。回去，不要吵；到需要你們的時候，自會告訴你們的。”

秀岳 可是日本鬼子一天一天越來越近了。印度支那……暹羅……

賣魚的 下一回挨着哪兒？

有幾個人 （低聲）唉……下一回挨着哪兒？

〔遠處吵嚷聲的聲調跟先前不同了。有着雜亂的驚喊聲，憤怒的呼叫聲，咆哮聲。

阿馬 （伸起一隻手）那邊出事了！

秀岳 他們挨打了。

卡媽娜 不會的！

蔡林 不然怎么会叫喊呢？

買魚的（憤怒地）愛國也算犯法嗎？

皮匠 難道我們不應該保衛自己的家鄉嗎？

另一個人 你們听那叫喊聲音！

〔他冲上了台階，不見了。街道中所有鋪子裏的買賣都停歇下來。

大伙兒都站在那里傾听，接着三五成群地聚攏來，相互詢問，議論紛紛。孩子的母親璩巴雅奔到窗戶口來（秀岳的水果鋪樓上）。

她是个以母道为第一的馬來女人；約莫二十七歲，外貌可顯得更老一些。

璩巴雅 密沙！——奇因！快回家裏來，小鬼！街上危險啊！

奇因（指著有聲音的方向）是不是爸爸也在那兒？

璩巴雅 說不定……（慰借地）他不碍。

〔她离开窗口，下樓來到街上。吵嚷聲由輕微漸趨消失。在街上的那些激動而憤慨的人們，重新各干各事去了，或者走開不見了。印度女教師卡媽娜煩惱地站着。

卡媽娜 這些人真傻呀！要有危險，政府當然會知道。

秀岳 日本鬼子一步步逼過來，這事情總是危險的。

卡媽娜 日本人也有好的啊。

秀岳 好的當然也有。他們可不出兵犯境。他們都像我們這樣，干活兒，受苦，大家互助。對於他們這些人，誰也不想跟他們動武。

皮匠 那些在暹羅的，可簡直是些殺人放火的惡魔。

卡媽娜 政府是禁止“對亞洲友好國家，採取敵視行為”的。教會里還公開宣讀過這條法令。

密沙 惡魔也會友好嗎？

秀岳 是的，像豺狼般的友好。像老虎般的友好。中國人对于他們那种友好已經體驗了十年了。（周圍的中國人大聲肯定）你們可曾看見過蝗虫飛過的平原？

奇因 看見過，在烏魯·芒噠看見過。

秀岳 你們可曾看見過給野火燒光了的村子？

密沙 看見過——瓜那·那比。

秀岳 中國就有天空般廣闊的平原，而現在却像烏魯·芒噠差不多。也有像車前樹上的樹葉般濃密的村庄和城市：而現在就弄得跟瓜那·那比一樣。中國已經給這“友好”的魔鬼的手打擊過了——從齊齊哈爾直到廣州，都留下了它那血淋淋的爪痕。

奇因 那麼，中國人怎麼啦？

秀岳 中國人有好的，也有壞的，孩子。有的跟敵人打，有的是一邊敞開大門讓敵人進來，一邊跟自己人打。有着毛澤東跟蔣介石兩種不同的中國人。

密沙 （渴切地）可是那些跟敵人打的呢？……

秀岳 （慈愛地）現在仍舊在打着，小傻瓜……而且打得多么……！

〔老阿馬悚然傾听着。〕

阿馬 抵抗總歸是有的；可是贏的總是強盜。就拿我們——我們這些小自耕農來說吧。政府用高租掠奪我們；買辦，又用低價掠奪我們。我們有些人常常將狗腿子打了，那損失可就大了。等到我們年老的時候，我們那一點地，全讓債務給吞掉了，我們只好伸出一雙空手給我們的孩子，听他們自謀生路去。

蔣巴雅（為他的倚賴生活而感到辛酸）可是這雙手還有氣力，還能干活啊，公公。

蔡林（輕蔑地）打狗腿子！農民的眼光就这么點遠。

阿馬 我們拐杖勾得着的，就只是狗腿子啊！

蔡林 是嘛。這正說明你們的拐杖不頂事。

阿馬 那麼，你們罷工頂的什麼事？左一趟罷工，右一趟罷工——一會兒為了要求增加一點兒米——一會兒為了增加一天一個銅子工錢——再一會兒又為了保護你們那些因為罷工給人家攆到街頭的弟兄，罷工！這種勞什子的事情我已經看了五十年了——再過不久，密沙也要這麼做了。

〔他輕蔑地啐了一口唾沫，走開了。〕

奇因（一直沉住臉若有所思地站在旁邊）日本鬼子會到這裡來嗎？

卡嫫娜 不會，不會。英國人是這兒的主人。什麼人統治什麼地方，他們跟日本人都取得了諒解。

奇因（她第一次想到這問題）媽，我們為什麼一定要有主人？

〔街道遠處起了一陣騷動。三四個男女正奔過來，後面跟着一些人（其中有一兩個小孩子）。〕

一個人 他們已經到了橋街！

另一個人 馬路簡直跟戰場一樣！（人們激動起來，大聲呼喊）警察打人了。

一個女人 用包鐵的粗棍子——还用鞭子！

〔聽眾中發出怒喊聲。後來的都圍上來打听。與此同時，一個中國人，王水急匆匆地從台階上走下來，焦急地四下環視。〕

王水 秀岳！（緊張地，把這老大娘拉到一旁）你看見張恩沒有？

秀岳 (非常心焦地)張恩!——沒看見呀!

王水 他本來在那兒。

秀岳 哎呀……這算聰明嗎?

王水 有時候，一個當領導的不能不冒點險。今天北邊有消息來，說，日本鬼子正在邊界上集中了。

〔兩人彼此對望了一下。印度女教師卡媯娜離開了人群，悲傷地走上台階。一個印度男人，孫德那慌慌忙忙從街上跑下來。〕

孫德那 王水! (抓緊他)張恩怎麼樣啦?

王水 我也不知道啊。

孫德那 (低聲)我看見他倒下去了。

秀岳 倒下去了!……

孫德那 給警棍打的。可是我走不過去。等警察走了，我連忙跑過去——他已經不在了。

王水 他要是給他們認出來，准會給他們抓去。你知道他住在哪兒?

孫德那 知道(向四下留神看了一下)跟郭華住在一起。可是他要到晚上才回去。

王水 他要是傷得厲害了，也許就不得不回去。待我去看看。
〔他走下。〕

秀岳 看那些碼頭工人怎麼說，孫德那。說不定他們已經聽到什麼消息了。

〔她憂慮地走進她的鋪子。人們四下散開。孩子們聚在一塊焦急地談論着。〕

璐巴雅 孫德那! 你也在那兒的嗎?

孫德那 是啊。